第四章　還看卅間

本章名為「還看卅間」，所指的自然就是卅間的盂蘭勝會，但因卅間這個地區有其多個的特點，故無論是區內的歷史、文化及環境等因素，都與卅間盂蘭勝會有着緊密和相互影響的關係，且也是筆者倆唯一一個有緣能夠連續跟進逾十多年的盂蘭勝會，當中的內部發展，可見當中既因受區內環境變化所影響而如何作出的配合外，也可從卅間盂蘭勝會每年的過程，尤其是行朝儀式，亦可見證該社區於十多年間的發展概況，見證盂蘭勝會活動實還有一個與其所處社區共同發展變化的另一面寫照，故期以十多年在卅間盂蘭勝會實地所見所聞的記錄資料，綜合整理出一個詳細的記錄，當然，這也是受筆者和內子二人的力量和緣分所限，一切都只能量力而為！當中仍必有很多需待其他有心人補充的空間。

1. 卅間的來源和歷史背景

「卅間」應是一個包括多條街的地區統稱，來源和環境如何？似並沒有完整的文獻記錄資料，為了探討，也就不妨參考一些坊間的傳聞。雖坊間傳聞每多被視為不足信的道聽塗說之言，但在這個情況下，也總比全憑空妄揣為佳，正如子夏所言：「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而班固也有曰：「然亦弗滅也」。因此，在這個研究的工作中，除主要依據第一身的口述資料和早期的報紙相互引證之外，當中也會以坊間流傳的若干資料為輔，供作參考，期綜合成一個較具可能性的內容，當中也提出一些在研究過程中所悟到的見解，深信這也是具建設性的意見，應有助考證工作，也期能以之作出拋甎引玉的作用，為還歷史的真相而共同作出努力和貢獻！

所謂的卅間，第一，是否屋的數目有三十間？為何不多不少就是三十間呢？是否只是一個概略的數？或是另有他意而取三十之數，故特以「卅」為名。在數字來說，又是否「卅」與房屋有著一個特殊的淵源？例如1948年11月15晨，卅間木屋區發生火警，遭焚燬的屋有卅餘間。

第二，假設真的剛好有這三十之數的屋，那又是誰所建的？是何時興建的？確實的所在地又在哪裡呢？可成地標的條件有兩個可能，如不是集中在一區的數街，就是一間一間相鄰而成一行，但如前者有可能過於散亂而難以聚焦，且據傳聞資料，亦以後者的可能性較高，若此，無論是屋有多大，依一般常理，都需有一條長度能相配合的街道？而中環街道，有些是多街相連的，例如士丹頓街是與必列啫士街及太平山街相連的，但在相關的資料之中，太平山街並非卅間的範圍，唯即使是士丹頓街和必列啫士街，相信已可配合興建這三十間房屋。

無論屋的數量是否剛好就是三十之數，先常以之口耳相傳聞，繼則在約定俗成的情況下，不知不覺間就根深蒂固地成為這區的統稱。即使如此，所指的應也只是士丹頓街和必

列啫士街而已，為何又會成為一區的統稱呢？先如上文所述的馬首是瞻例子，而註以必列啫士街即俗稱卅間者，在相當程度上，當這名稱一出現時，即已具備成為這區統稱的先天條件，即有如現今電腦文件處理「檔案夾」的角色，必列啫士街既是這檔案夾的名稱，也可以是這檔案夾（即這區）內的其中一個檔案。也就是說，所有這區範圍的任何一條街，都是「卅間」這檔案夾內其中的一個檔案。在應用時，為了確保清晰，就會以檔案夾名稱「卅間」作附註，具有助確定地址的作用，在這情況下，把之作為統稱，實也有其條件和極自然的事。

第三，再據報章資料，有關該區重建的報導時，亦每多題以「必列啫士街（即俗稱卅間）」，唯該區需要重建的又豈獨此一街，正如報章的報導，包括在重建的範圍，實是涉及七條街的，為便概稱，大可以「七街」為名，正如荃灣禾笛街等的七條街重建時，就是直接把項目稱為「七街重建」。但為何該區當時不以七街為名？卻採用了「卅間」者，正就說明「卅間」一名在這區的普及和代表性，故此戰後該區的重建項目也是以「卅間」為名，「卅間」一名就更被肯定下來。

踏上九十年代，市建局提出再重建此區的「H19」重建計劃項目，但此區具有個別整體的建構特色也必因此而消失，失去一個歷史印證，當中更包括具歷史記憶體現的「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會址所在的唐樓，也都面臨拆卸而需另覓會址，若此，凝聚街坊的力量固然必會大減，必添加日後籌辦盂蘭勝會的困難，到底盂蘭文化是否有其承傳發展下去的價值？唯盂蘭勝會確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也正說明盂蘭文化確有其存在的價值，故即使盂蘭勝會的承傳仍是困難重重，可說是一個風雨飄搖的環境，雖主要的骨幹籌辦人仍苦心經營，還有數家商行長期的支持下，現仍得以延續，但現實問題仍是存在的。前途如何，是否只有待歷史的最後解答？

在該區重建發展影響下，盛傳2010年為卅間盂蘭的最後一屆，幸於該年在永利街取景的港產片《歲月神偷》揚威柏林影展，喚起社會大眾對永利街的關注，要求保留永利街的呼聲愈來愈高，也給予保育團體多一個爭取原區保留的理據，且該區確原也有其歷史價值和建築特色，例如整區的臺、里、巷、坊及樓梯街所構成的特殊結構，實乃香港歷史的印記，故以之力爭保留，終於計劃有變，「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因而也得以保留下來。

至於卅間的具體範圍為何，可以旛竿為據，因在盂蘭勝會或太平清醮必有旛竿的豎立，除具有通知鬼魂到來聽經和參與盛會等作用外，其中實還有一個地緣關係和表示醮會地域的範圍，卅間盂蘭勝會的旛竿共有六枝，從西邊的水池巷、向東遍佈永利街、與士丹頓街交界的卑利街、至另一交界的些利街、伊利近街及會所旁的鴨巴甸街，正如卅間街坊盂蘭勝會於2017年屆所公佈的是日醮會的「活動行程表」內容有「上午10點半，通善壇與本會首長開光及檮（朝）幡（即早朝旛），祈福超度，庇佑平安，環繞本區一週。」其中「環繞本區一週」，據活動實況，就是早朝和晚朝所經六枝旛竿的範圍，應可說是卅間範圍最有代表性和參考價值的依據。

2. 卅間盂蘭勝會的歷史

既知「卅間」這個地區的來源和歷史背景後，現又從卅間盂蘭勝會的來源和發展作一探討。綜合九叔的口述、坊間多個傳聞及報紙等資料，有謂「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早在戰前已經成立者，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有來自潮汕和海陸豐等地的移民聚居此地，他們大多以抬轎、拉車及泥工謀生，有咕喱之稱，而經營的舖位有咕喱館之稱者，實為租與咕喱們寄居的房舍。每年農曆七月，各會都會在盂蘭節時於館前舉行燒街衣，祈求未來一年風調雨順，但並非統一進行，唯卻同時是各館藉以展示實力的機會！故一定要做得「有體面」，因此也就有不同的規模，也基於華人向重關懷之情，同時也祭祀因戰爭或疫症而成的孤魂野鬼，形成坊間多個自發的燒衣施食的個體或組織。在自然的發展過程中，相信其間既有新的燒街衣組織出現，也有經歷數年即已停辦的，蓋隨社區環境的轉變，任何組織都必有興衰的發展，在可能因需要集中資源或擴大規模等的情況下，個別的館或組織或自行消失，或漸相互聯合起來，其中一個的發展，就形成「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故上文所述所謂「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早在戰前已經成立者，其理或就在此。

但到底「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的較具體情況為何？相信最可信者，應以卅間盂蘭勝會的核心人物，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理事長黃勤愛先生的口述資料了。

黃勤愛先生應是參與中區卅間街坊盂蘭勝會資歷最深者，老街坊都尊稱他為「細哥」，原來這是黃先生的乳名，他的父親在士丹頓街和卑利街交界開設米舖，舖名「同興隆米業」，全盛時期在中環有幾間米舖，自超級市場興起，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到，無論在便捷性和價格方面都難以相競爭，最終難以經營。從此，細哥也需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由於他樂於助人，故受到街坊尊敬，也得到長老們賞識，故邀請他參與卅間盂蘭勝會的工作，由於他非常熱心參與盂蘭勝會的活動，於1992年被選為總理，遂積極統籌該年的盂蘭勝會，使卅間盂蘭勝會的形象和內容煥然一新，例如醮會中的神袍（大士王的飲衣）就是由他引入的。

據細哥介紹，卅間盂蘭勝會是在街坊燒衣的基礎發展起來，其中一個舉行燒街衣的源起，乃因已婚警察宿舍於戰時為亂葬崗，為了表示一點關懷的心意，遂發起合資在士丹頓街燒街衣以祭孤魂野鬼，也藉此以求心安！無論其規模如何，因士丹頓街也是卅間的中心，此地就成了卅間盂蘭勝會的中心所在。

細哥表示，由於地理環境特殊，卅間盂蘭會雖以潮籍人士為主導，但基於這是一個多籍貫的社區，故凡該區的街坊都可名正言順地參與，當中也包括區內的商舖和數個幫會，例如細哥就是來自「柔功會」的。在醮場的佈局和裝置，都會加入其他族群相關傳統的元素，形成卅間盂蘭勝會的特色。由於當時在組織和行事上都難免存在一些不甚理想的情況，曾令到某些人士感到為難，甚至卻步，細哥接任總理後，遂憑其正義和大公無私的處事態度，終能作出改善，令卅間盂蘭勝會耳目一新，形象既得改善，參與的街坊也就漸多，為了收到凝聚之效，也為了方便統籌每年盂蘭勝會的工作，以及街坊的聯絡和聯誼。遂於1996年在現址建立會所，會所設於此地，在原有「卅間盂蘭勝會」的基礎上，加以當時仍普

遍稱該區為「卅間」，遂定名為「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亦因此而為「卅間」這個地區留下一個歷史的印記。另一方面，因也有很多西人聚居，不少都會融入所處社區，既有欲對此加深認識而向在場人士請教，或參閱大會的單張，也有隨俗添香油，甚至參與拜祭和化衣等，見證卅間不單是多籍貫，更是一個多國籍的社區。

卅間盂蘭勝會也曾得到所屬區的區議員辦事處協助，早期是民主黨，其後則由民建聯相助。由於在2005年某區派發五公斤裝的平安米發生意外事件，故從此以後，政府規定平安米限於一公斤，並需有帳蓬和椅，讓等候領取平安米者可以安坐，還需備醫療設備，好使任何意外事件發生時可得及時救援，此外，還需要購買保險，以保安全。卅間盂蘭會因無法配合這突然而來的派米安全守則，致該年曾宣佈取消派平安米。但民建聯於這方面具駕輕就熟的經驗，當得知此事，遂於2006年開始參與並加以協助，使該年復得以繼續保持派平安米的傳統。

卅間盂蘭勝會一向都是在現今會所附近一帶舉行，所不同者，乃是當時此地一帶的街道兩旁，全是經營蔬菜、生果、熟食及糖水等業的攤檔，每年舉行盂蘭勝會時，就借用其中若干的攤檔位置。大會會負責搬遷和還原等工程的費用，此外，也會補償三天的經營損失。除兩旁的排檔外，中間還有挑擔的流動小販。另一方面，同一街道，卻為相交的城皇街分隔而另成必列啫士街，設有必列啫士街市場（現已發展為香港新聞博覽館），相信這二條街一帶，應為當時的市集所在，而當時的醮場空間較為有限的，也就可想而知，當時的醮會需要靈活地與環境相互配合而作出協調，可知卅間盂蘭勝會最初的規模是很簡單的，一切都是街坊們自發的心意，主要是陳設些供品和燒衣，其後規模漸大；時至今日，士丹頓街現已成為交通要道，故卅間每年於醮會期間，仍都需與運作中的交通相互協調，並作出相互遷就，務使醮會可順利進行之餘，也不致對交通造成太大的妨礙，這種情況，也是卅間盂蘭勝會的一個特點和特色。

潮籍人士的盂蘭勝會，大多會在七月初一即先行在附近進行起壇儀式，有些更會由法師作法唸經，於盂蘭勝會開始首天，才把起壇的香爐等請到會場神棚。但卅間盂蘭勝會並沒有這個儀式，醮會期間所採用的各個香爐，平日都是收藏在會所，於醮會時才取出供奉。卅間的附薦臺一般需拜三晚，故於正日前二天開始供奉，在上頭炷香時即也代表起壇，故沒有請神這一個儀式。

對籌辦卅間盂蘭勝會事務，細哥也頗多感想，卅間的盂蘭勝會是由老一輩傳下來的，但現在除了傳承漸成問題外，還要考慮法例有關環保的要求，為籌辦盂蘭勝會事務添加很多困難，若少一點魄力和堅持都不成，例如市建局為重建此區，也曾派員與細哥溝通，唯細哥仍都表示出其堅持態度。面對附近新興的酒吧和元創坊商戶投訴化寶時產生的煙和灰燼，細哥都針對問題，附加設施作出改善以作對應。（說句公道話，在進行變身為元創坊的工程期間，卅間盂蘭勝會也作了相當的配合，而這配合是長期性的，例如2011年的金榜原是裝裱得非常精美的，就是因多組裝置都需集中起來，令個別裝置可容的空間少了，致需把裝飾部份裁掉，2012年也是如此。反觀卅間街坊盂蘭勝會只是一天的醮期，是否也應加以包涵？筆者和內子為了把盂蘭文化詳細記錄下來，是付出相當的代價和努力者，重點不在

迷信某方面的趣味性，乃深感「慎終追遠」所具的意義，蓋「孝道」一事，無論在古今中外，都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傳諸萬世而不惑！中元節（潮人盂蘭勝會）之所以能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自必有其道理所在，在經商盈利之餘，是否也應為這深具意義的文化表示出一點綿力和支持？）正如卅間盂蘭勝會確仍有其相當的特色，也是在港九新界各區中唯一在盂蘭勝會中保存幽席，以及打大士王的傳統，故也吸引了很多年青一輩到來參與，雖然他們似較多懷着嘉年華般的心情參與，目的在於湊熱鬧而已！與長老們參與是帶著敬仰的心態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但也可反映出卅間盂蘭勝會確仍具有傳承的價值，而卅間盂蘭會也不斷因應時代的進步，常在兩者間作出協調而改進，或於儀式上改造以順應潮流，例如化大士王環節本應是最後階段進行的，之前在拆下棚架上的各種衣包、紙紮及神袍等物時，因處高空位置，都是擲下來的，有些拍友竟視為最佳沙龍，爭相趨前取景，極易造成危險，且在這時已聚集多個人群，也易致現場秩序混亂，也會互相阻礙，故需作出調動，即於祭幽法事結束後即先化大士，好滿足拍友們的期待，待他們離開會場後，即可方便其他善後等工作進行。透過種種的配合，目的就是期把卅間的盂蘭勝會續發揚光大。無論任何困難，細哥一再強調會面對和協調任何的問題，務使卅間盂蘭勝會繼續傳承下去。

唯細哥也感嘆謂，基於文化不同，莫望附近一帶新興的酒吧和商舖會贊助經費，不提出環保等問題的投訴已是萬幸了。唯可喜的，也有商舖仍是相當支持，樂於作出配合，例如近鄰的商舖，亦都會在盂蘭勝會正日當天停業一天，以便醮會進行。

3. 卅間盂蘭勝會的佈局和流程的演變及特色

卅間盂蘭勝會的醮場，一向都是在現會所附近一帶作為中心，日後不管環境和資源等條件如何變化，仍以會所門前作為卅間盂蘭勝會的中心，只是在各棚間所處位置有所調動而已，中心附近相關地緣就以豎立旛竿作為標示和聯繫，故醮棚和旛竿就成為卅間盂蘭勝會佈局的兩個主要元素。

卅間盂蘭勝會一方面從最初簡單的規模逐漸發展擴大，另方面又需配合社區不斷因發展而變遷的環境，故醮場的佈局，都不斷作出不同程度的調動和配合。但無論變化的情況如何，卅間盂蘭勝會的醮場總離不開在士丹頓街現會所對面附近一帶地方進行，故無論在模式和佈局等方面，都有其個別的特色和配合。

卅間街坊盂蘭會並沒有供奉相關的廟宇，於卑利街與士丹頓街交界的伯公廟算是最相關的，但卅間盂蘭勝會亦沒有到此請神，亦根本沒有神棚的。

3.1. 卅間盂蘭勝會的佈局

由於卅間是一個多籍貫和多元化的社區，形成卅間盂蘭勝會的特殊模式和結構，醮場的佈局除也必需配合社區發展而變更外，在裝置方面，也需因應各籍貫的客觀習俗而作出綜合。佈局是很簡單的。其後規模漸大，添加大士王、旛竿以及請經生主持法事，也曾公演

粵劇，漸而發展成現規模，無論環境如何變遷，醮場重心仍都是集中一地。隨街道兩旁的攤檔遷離之後，地下公廁所在路面，漸就成為卅間盂蘭勝會的醮場，配合六枝旛竿與附近相關地域聯繫起來，就成為卅間盂蘭勝會的佈局結構。

隨著攝影的普及應用，卅間盂蘭勝會也就漸有照片的記錄，但大會現保存的，只有上世紀九十年代二至三屆的記錄。筆者和內子自2006年開始參與，並受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的邀請作為大會攝影師後，自此，卅間每年的盂蘭勝會都各有一輯完整的照片記錄。

醮棚曾分佈於現會所對面，與鴨巴甸街交界，地下公廁（建於1918年，現已成二級歷史建築）上的一段士丹頓街兩旁路面，直至二千年代中期，範圍仍曾遍及鴨巴甸街介乎地下公廁至接近前已婚警察宿舍（現為元創坊）入口一段的斜路路段。

論傳統的傳承，有一點似也不容忽略的，那就是在佈局中的幽席一事，以太陰娘娘和太平山為名的街衣，仍保存以蓆代表席的傳統，或許如此遂被認為此乃「街衣」模式，但不可不知，盂蘭勝會是由街衣模式發展起來的，依理，即使發展至盂蘭勝會的規模，是否也應保存這個傳統？但環觀港九新界各區以盂蘭勝會規模而舉辦的醮會，似只有卅間盂蘭勝會仍保存這一個的傳統，比卅間盂蘭勝會規模為大的比比皆是，但只有卅間盂蘭勝會稱得上「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的特點，其他的不知因何原因而捨之，抑或以其他方式取代？類如潮籍盂蘭的福品臺，抑於祭好兄弟環節所陳設的大批供品，是否可視作幽席的升階版？相信傳統的另一個關鍵就是象徵意義，這應也是不容忽略的！此就正突出卅間街坊盂蘭勝會的特色。

卅間盂蘭勝會的醮場佈局較特殊，並沒有神棚，但法事時也會到朝，故可以說，會所內的神樓，於舉行盂蘭勝會的時候，也成醮場的主神。因卅間盂蘭勝會象徵起壇的香爐，平日是收藏起來的，每於醮會時才直接安奉在醮場，而會所內的神樓也代表了醮場的神靈，故沒有請神這一個儀式，反而裝瓷觀音在大士王胸前的過程中，卻漸而成了卅間盂蘭勝會的一個獨特的請神儀式。這實也可作為某一個儀式如何源起發展而建立的實例。

筆者和內子從最初參與的卅間盂蘭勝會，醮場的佈局至今都大致一樣，自2012年，玉皇群組和化寶爐也集中在附薦臺西旁，算是最大的轉變。另士丹頓街也是交通主道，醮會期間，需人車相顧，也是其中一個的特色。

附薦臺

附薦臺內置供孝子賢孫追遠思親的神主牌，但屬於紙紮品，一般都稱之為牌位或蓮位，會由經生主持開光等儀式。據卅間盂蘭勝會的傳統，附薦臺一般需拜三晚，即於正日前二天晚上即需開始供奉，故此是醮場最早搭建的一個棚，首晚由理事上頭炷香後即表示起壇。

現今卅間盂蘭勝會的附薦臺內為二或三層的安排，但無論哪一年，最高位於中間的一個牌位書必是「太平山男女孤魂之靈位」，是超度1894年太平山街鼠疫的死者。

旛竿

卅間的旛竿還具有一個記錄着卅間區域範圍的作用。卅間盂蘭勝會的旛竿共有六枝，每枝旛頂都有一粒像楊桃燈籠的「珠」，下有一串旛燈，旁邊還附有一枝彩旗。

主薦棚和幽席

卅間盂蘭勝會的主薦棚只有一個牌位，主薦牌位的設立雖較附薦為遲，但開光法事必先於附薦臺進行。主薦棚靠近士丹頓街的棚架常是安置神袍和金榜的位置。主要供品包括豆腐和芽菜等。香爐前就是幽席所在，以六張蓆代表六席，除供品外，還有一堆稱「華洋雜貨」的物品。

另一方面，若個別理事也會出於心意而再加添酒、紙品音響器材及紙衣鞋等物，則置於主薦牌位和幽席旁邊。幽席和華洋雜貨何時擺設並沒有時間規定，有時會在主薦牌位開光前擺妥，近期則多待主薦牌位開光後才陳設。

主薦棚頂通常都掛有兩行宮燈，是向東藝宮燈公司購入的，每年都是於早一天先送貨至會場，並於黃昏時段派女技工到場組裝，工場位置都隨當時環境而設。

主薦棚東旁靠近馬路的棚架，就是金榜所在。

金榜

金榜左右有「大羅三寶天尊、藉福功德文榜」，唯四邊裝飾會依當年環境空間而配合。前面置有一檯，用以陳設供品和香燭，供品中有一碟米，內有數枚銅幣，於開光儀式時與米同撒出，屬吉祥品，善信會拾之納福。

大士臺和大士王

卅間的大士王有一個奇特的歷程，早期的統籌和裝置雖都是由大會負責，卻曾由幫會負責管理和維持大士棚的秩序，幫會當時派六位人士看守和維持大士棚的秩序，以及負責擡大士王往焚化。據說有一年於擡大士王往焚化後，六人都患奇症，原來化大士王前，其上的觀音像已請離，剩下的紙紮大士王就會失去法力，有些冤魂就於此時乘機相附，當大士王被焚化後，冤魂就轉上六人身而成奇症，解決之法，就是擡大士王往焚化前，先透過拷打和喝叱，以他們的氣勢作出震懾，把還依依不捨地附在大士王的冤魂嚇走。從此，打大士王就成了卅間盂蘭勝會的傳統儀式了。

卅間盂蘭勝會因有如上文所述的特別的歷史背景，故有打大士王的儀式，唯這確是極罕見的儀式。遂成為全日醮會最為吸引拍友的一個環節，無論是研究者或是拍友等，都會在這時段雲集見證。正常來說，在卅間的盂蘭勝會，化大士王這個環節本應是最後階段進行的，就因恐人多而可能造成秩序混亂，甚至會互相干擾，妨礙工作的進行，故作出調動，於祭幽法事結束後即先進行打大士王並隨化之，好滿足拍友們的期待，拍友的聚集隨高潮的結束而散去，善後工作也可方便和順利地進行。

神袍和花牌

主薦棚靠士丹頓街一面的棚架，就是神袍、冠、腰帶及靴的所在。頂就是花牌。附近掛滿衣紙和元寶。神袍腳部又置若干個斗，載滿元寶。

玉皇、土地公、判官、白無常及鬼卒群組（簡稱玉皇群組）

玉皇群組，原也是裝置在鴨巴甸街斜路的，2012年該群組遂改置於附薦臺旁邊。

法壇（也稱經棚）

卅間盂蘭勝會最初的法會是很簡單的，只由三位正一派道士（也稱喃嘸）主持，一位稟神，一位打木魚，一位打鼓，但他們處事極散漫，且不守時，曾至法事時間仍不見他們，細哥往找，原來他們仍在進餐，故自1993年開始，就改請通善壇承壇。通常每場法事的參與經生人數沒定，全據主會要求，中區卅間街坊盂蘭勝會就是十五眾兩醮。即十五位經生和二位樂師。

卅間盂蘭勝會的法壇位於主薦和附薦臺間，由大會佈置基本的裝飾，法壇內的設施和法器等由通善壇安排。

幽榜

附薦臺西旁置幽榜，幽榜通常採用黃色紙，幽榜左右有對聯曰「太乙救苦天尊、黃籙資荐功德」，四邊會附以裝飾，但沒有特定的規格，因要配合現場環境和空間。

幽榜前置一檯，用以陳設供品、香爐及香燭等，供品中有一碟米，內有數枚銅錢，於開光儀式時撒出，依傳統忌擁有，善信不宜拾之。

化寶爐

化寶爐一向都是租用的，初也是置於鴨巴甸街斜路，自2012年與玉皇群組同移置附薦臺西旁。

而為了節省經費和可環保重用，2019年開始由關錦記以不鏽鋼製作化寶爐，用畢可拆開保存而環保再用。

難以避免的，無論化衣或化寶，都會發出大量的濃煙和紙灰，原有商舖通常都會包容，但新開的商舖就多作出投訴，為籌辦卅間盂蘭勝會添加困難，為作改善，大會都需另花費金錢購買鐵板鋪設遮擋，以減少負面的影響，務求透過種種設施和方法而作出改善以作協調。

臨時辦事處

至於會所前的臨時辦事處，設有樂助箱和香油簽簿，並展示往屆醮會照片，也備有介紹卅間盂蘭會的單張。

2018年屆，多置一份由坊間組織自發編印的A5度摺頁介紹。

每年於醮會期間，會所的玻璃門就成為相關通告和贊助榜的展示位置。由於很多善信都是於正日才到來樂助，故不時都需作出補誌。

茶水供應站

醮會期間，正值盛夏，宜多飲水補充，在會所大門右旁設有大冰桶，供應清涼的蒸餾水。

衣包售賣檔

為方便街坊和善信，近路口有售賣香燭和衣包的臨時攤檔。衣包分男女專用裝。

燒豬檯

總理和部份商舖，每年都會送出燒豬相賀，早期在會所前置數張摺檯擺放，現則用木方搭構臨時燒豬長檯以置。當中主席余國強先生的一隻燒豬常會作為主薦的其中一項供品。午後會切燒豬，分配給贊助經費的街坊，部份切開在現場與街坊分享。切罷，長檯就會拆掉，木方會留待明年重用，非常環保。燒豬通常會一次過送到，放置妥後，會各插上一枝三角旗，旗上寫上送出金豬者的商號或名字。

除以燒豬作賀醮品外，佛教三角碼頭盂蘭勝會慈善有限公司則每年都會致送花籃賀醮。

散衣紙工作坊

長者義工除事前摺備部份衣紙外，部份還會在醮場進行，同時進行散衣紙工作，這個工作坊，沒有固定地方，就當天的環境和情況而安排，甚至一日內都二遷其地。大會會向長者們供應飯盒作午膳。

3.2. 卅間盂蘭勝會的流程和特色

中區卅間街坊盂蘭勝會在每年農曆七月廿四為正日。由通善壇承壇，是一晝連宵的醮會，由於卅間盂蘭的傳統，附薦靈位需在二天前供奉，故附薦臺常是醮會中最先搭建的一個棚，佈置和安置妥牌位，並在首晚由理事們上香參拜，有如一個起壇儀式。

除附薦臺外，整個醮場佈置和裝置，大部份都是於正日前夕大致完成，唯經棚位置則只備妥，仍有待通善壇的相關安排，主薦棚也備妥，亦有待正日晨早安排相關裝置，有時會暫充作組裝宮燈的工作坊。至於大士王和玉皇群組等紙紮，有時會在該晚已送到裝妥，也有待正日一早才送到裝置。

六枝旛竿常於前夕先行裝妥，待正日早朝時才由經生進行開光等程序。

花牌和神袍也於正日前夕裝妥，而事前已摺備的一袋袋金銀元寶、衣紙，以及各紙紮也都掛在棚架上，既是裝飾，也是紙供品常見的陳設模式。

會所前的臨時辦事處和樂助箱也在正日前夕已設立，並開始運作。

及至正日，因整體流程常會受到當年環境等條件所限制或影響，故每年都未必相同，常需作出因時制宜的協調。通常在正日晨早，現場進行最後的清潔工作，並處理還未完成的各項裝置或工作。現場發售的衣包，也於正日上午才送到，由於大士王上的觀音像常需於開光前裝上，故正常來說，此時也應裝妥，唯間也有個別因由而異，例如2016年屆於裝妥大士王的瓷觀音後才出發進行早朝，而2017年屆於行早朝後才裝瓷觀音。當一切準備就緒，通常都已約是早上十一時，才開始啟動醮會。

在法事方面，由於常需配合當年的情況而協調，沒有一個可言的標準模式，約可綜合出七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早朝旛，由卅間街坊盂勝會理事和執事們鳴鑼開道，會同通善壇經生進行早朝，揭開醮會的序幕。早朝也即早朝旛，就是環繞醮會範圍一週，為該區祈福除穢。每到一處旛竿，都會由工作人員置供品，值理和執事們拜祭和化寶，經生則為旛竿開光、灑淨及撒米，又誦疏文和旛牒；疏文（又稱意文），內容就是某會何時在這個地方做醮，醮期多少天，在何時間，主會是誰等。誦旛牒就是請那守旛的菩薩到來。

通常於朝罷會所旁鴨巴甸街的最後一枝旛竿後，隨為大士王開光、灑淨，並誦疏文後，理事們隨上大香，執事們也上香參拜。依傳統，善信應於大士王經開光後參拜才有意義，但善信們往往都總是急不及待，像爭上頭炷香的，故在未開光前即已爭相參拜。

由於卅間盂蘭勝會朝旛只有二次，故早朝旛的時候，也即進行「豎旛」，並進行開光。朝畢六枝旛竿，隨即「安大士」，為大士王開光，過程中，理事和執事人員都上香參拜、奠酒及化寶等。

第二部份是開「金榜」，通常都隨安大士後進行。金榜開光時除誦疏文外，還會誦出金榜全文，並撒出金榜錢，善信會拾取以納福。與關燈散花科儀撒出的散花錢一樣，常為善信們所拾取。

第三部份是開位，包括主薦和幽榜開光，主薦開光時高功先用火筆作法，繼而灑淨，隨以香參拜，香為執事接往插在主薦的香爐。及至附薦開位時，理事們都參與上香參拜。幽榜則會撒些幽榜錢，忌擁有，善信不宜拾之。

第四部份是拜懺，通常拜懺前先為玉皇群組開光。

在卅間盂蘭勝會的醮場，通常於結懺後即拆三清殿，隨搭建餘下法事的法壇。

幽席是卅間盂蘭勝會其中一個的特色，並沒有規定何時擺設，擺設妥當會由經生進行開光，執事也會不時地添茶、添酒及上香等。

幽席實包括兩個部份，圍在主薦前三邊的茶杯、酒杯、碗、匙及筷等，就是幽席的部份，全都是用於祭幽，置於幽席內的那堆物品屬「華洋雜貨」，意謂讓孤魂野鬼們可自由選購之意。

第五部份是晚朝，也即晚朝旛也，卅間晚朝旛在下午時段進行，也沒有固定時間，理事和執事們也都參與，也由經生誦疏文和撒米等，因只有二次朝旛，故晚朝旛的時候，於參拜完畢，化寶時也即先把旛亭焚化。

在2014年的旛亭因是採用瓦坑紙製作成箱形，難以化掉，故於捧持參拜後，就只揭出裡面書上「地主」的紅紙焚化，箱則摺合棄之。

第六部份是關燈散花科儀，在此科儀中，法壇前方常有一幅用米砌成的字（通常是：「早發仙界」、「早登天界」、「飛步南宮」等）或圖案，這些米最後會交給大會，其中二碟的花會置於附薦臺法事中，高功會把串錢的結解開，取「解結」即「解冤」之意，高功會把銅錢與鮮花同時撒出，屬於福品，故常為善信所喜拾擁，至最後，還有一炷香在高功手上，會往朝主薦，並插上這一炷香，再隨往附薦臺供靈。

第七部份是祭幽，也是大部份醮會壓軸的一場法事，法事分兩個部份進行，尾段會擲出六個幽包，最後還會送大士、送榜及送靈等程序。

在2019年屆，高功落蓮座後，就先會同理事們往請回觀音。之後，才再往辭大士王、辭金榜、主薦，在經生們於辭主薦時，大會已進行打大士王，並隨送往焚化，同時間，經生們則續往辭附薦、幽榜及玉皇群組等。

全日共用的疏文，有時也會在這時由主席參拜後化之。

通常正日當天一早，理事們會在附薦臺上香參拜，並進行最後的清潔工作，隨即展開餘下的工作。當一切安排妥當，包括大士王胸前的瓷觀音都裝妥時，通常已屆早上十一時，醮會才得展開。其他相關活動或安排也都相繼進行，各都頗具特色和意義的。

醮會以早上朝旛揭開序幕，會所前設臨時辦事處，並處理樂助和查詢等事，也展示往屆醮會的照片，並備有卅間盂蘭勝會簡介單張供參考。

醮會期間的膳食，除向長者義工供應午膳外，也會供應經生們的午膳和晚膳，待他們用膳畢，工作人員才進膳。經生們在進膳前會先往供靈，即請先靈先用膳，以示尊敬之意。

幽席是卅間盂蘭勝會的一個特色，常於午後時段擺設。

來自各方的人士，包括新舊街坊、善信、遊客、拍友及歷史研究者，近年更有些坊間自組的導賞團和學校的活動教學。學校特別安排學生到來參觀，讓小朋友也可認識盂蘭勝會的意義，深具活動教學的意義！

卅間盂蘭勝會每年都有特別虔誠的善信，例如新光潮州酒樓的負責人趙先生，常於正日與家人到祭，並隨樂助香油，且對散衣紙的長者義工們派送利是，這種心意，實可說是盂蘭於孝和推己及人的一種具體表現。

又曾有一個時期，每屆的卅間盂蘭勝會，都有一位虔誠的善信，據聞她乃代多位人士到來拜祭，依每一位的所託，都會各備一個衣包，並個別跪拜大士王、法壇、附薦及玉皇群組等的整個程序。

盂蘭勝會的舉辦，除乃超度孤魂野鬼和慎終追遠等的表示外，實還具聯誼的作用，例如佛教（三角碼頭盂蘭勝會）慈善有限公司每年除了送花籃賀醮外，該會要員更親到會相賀。

卅間的平安米雖常是於午後時間才派發，但很多街坊善信，尤其是長者，必會聞風一早即到醮場輪候，2006年由於政務處頒發派米安全守則，卅間盂蘭勝會2006年屆來不及應對，故曾宣佈取消派米，後得民建聯中西區支部的協助，一切問題遂得以解決，由於有舒適的等候環境，有熱心街坊，在等取平安米時之餘，也會協助摺元寶。自該年開始，卅間雖只派一公斤裝的平安米，相當的統籌工作也不簡單，故有時平安米會先送到會所暫存，至正日才搬出派發，有時則於正日直接送到派米區。後來隨添加福品後，統籌工作也需較多人手和地方處理，遂改於中和里處理。

2012年屆，每人各得一包一公斤的米外，還可得一枝蒸餾水。2013年屆平安米統籌處集中於中和里，設帳篷亭處理派福品事宜，除平安米外，另還有生果等的福品，並先用紅膠袋包裝成福袋，經經生進行開光後才派發，每位街坊都各可得一袋。

派米時，現場的保安和秩序都非常重要，每年的盛會，德保護衛有限公司除負責人親自出席外，還派出員工到場協助維持秩序。

化寶爐旁備有水喉，既是消防設施，也是用作化寶爐的散熱，以及減低紙灰和煙所引致的環保問題。

攝影雖然已極普及，但仍有人到現場進行寫生，以繪畫方式把盛會記錄下來。

由於士丹頓街的交通也頗繁忙，能在此舉行盂蘭勝會是非常特殊的事，當中自然是街坊們的虔誠參與，商舖的包容等因素所致，當然，過程中仍是需要高度的人車相顧，故每在法事或儀式進行的時候，車輛都隨時在身邊駛過，有驚無險已是習以為常的，唯這也可說是卅間盂蘭勝會的一個特色。唯事實間中也有司機感到不耐煩，但都能在工作人員的協調下得到解決。正如既有新進的商戶會持不同的見解，一切以經濟出發，每多以環保等方面問題作出投訴，卻也有商戶特別休息一天以作配合。

各區的盂蘭勝會都是香港節日特色，各傳媒亦都會作出種種的報導，卅間盂蘭勝會也常是傳媒採訪的目標。

由於卅間是一個多籍貫和多種族的社區，參與的西人也不少，既有入鄉隨俗參拜的，亦會樂助香油，也有因好奇而作瞭解的，雖他們參與的概念或目的各都不同，但也是有相當的參與熱誠！當然也不排除當中有些只是懷著嘉年華會的心情參與，其於擲牌位等入化寶爐尤具興趣。西人參與，當然拍照也是西人的喜好，而善信也多包容，不會因上香而妨礙拍友。

正日當天，個別善信於拜祭時，大都備有衣包，於拜祭後都會帶到化寶爐化之，大會也不時會進行化衣。直至祭幽尾段，各種紙供品都陸續搬往焚化。

由於大士王胸前的瓷觀音會請回供奉在會所的神樓，通常在祭幽法事完畢，當高功戴回道士帽步下蓮座後，就會往迎觀音回位。

打大士王是卅間盂蘭勝會最為吸引的項目，在遊人和拍友來說，這更是他們心目中的焦點所在。當經生們續辭神至主薦時，主會即進行打大士王儀式，並隨即擡往焚化掉。高潮也告一段落，人群也漸散去。唯仍有不少拍友續等待拍攝化神袍的過程。

化大士王後，人群已散了很多，隨後會化神袍等物品，附薦棚的牌位、棚架上兼作佈置裝飾的金銀包等都被搬往焚化，醮會期間的疏文有些會置於主薦牌位內一同焚化。

在醮會功德圓滿，隨人群散去後，大會也可順利地處理善後的工作。通善壇也收拾妥物品離場。隨後大會妥善收起彩旗、橫額及對聯等飾品，以及清理香爐並對醮場進行全面清潔，這才算真正的功德圓滿。

至翌清晨所見，原醮場一帶又回復平日的狀態了！

3.3. 裝置大士王的瓷觀音漸發展成卅間的請神儀式

雖然組裝完成的大士王有相當的高度，裝置瓷觀音時，更需輔以摺梯才能完成，故卅間大士王的瓷觀音是由大會自行安裝的，亦因此而漸演變成卅間盂蘭勝會的請神和送神的儀式。

4. 卅間盂蘭勝會的宣傳與非遺

卅間盂蘭勝會的宣傳

這裡所指的宣傳，是包括卅間盂蘭會所發出的通告。這一方面，卅間盂蘭會頗為低調，唯在社區的發展變化當中，其外觀仍能保持著獨特的傳統形像，對比之下，更具非常突出

的特色，無形中形成一個具有長期宣傳的作用。此外，就是於每年事前在會所張貼的通告，告以街坊是年舉辦盂蘭勝會等事宜，也會在正日以黃色或藍色書紙印製中英對照的相關介紹單張，對卅間盂蘭勝會作出扼要的介紹，除醮會期間置臨時辦事處檯面供各界取閱外，單張事前也會放在相關商舖以作宣傳，例如放在陳伯的工場，也會於正日在會所前臨時辦事處展示往年醮會的照片。

較大型的宣傳應是2010年的一次了，事緣1997年，市區重建局以H19項目為名，把卅間一帶劃為重建區，並展開收購行動，在此之前，於2008年先由民建聯中西區支部協助發起「爭取中國盂蘭節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為爭取原區保留會所作準備。2010年隨事態發展，更有消息傳謂包括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會所所在樓宇也有可能面臨清拆，若此，則會所無論是他遷或消失，將難以再籌辦每年的盂蘭勝會，也失去一個聯絡街坊的處所，故也有傳出謂該年有可能是卅間最後一年舉辦盂蘭勝會，因此由民建聯協助發起「爭取原區保留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大行動」，在會所旁邊設相關的介紹和宣傳展板，以及現場發起簽名行動，並於晚上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儀式，以及特別的茶會。更安排攝影組，把當日盛會拍攝記錄下來。而展板在其後數年也曾有展出。支持的團體還包括：渣甸橋東邊街街坊盂蘭勝會、西環盂蘭勝會、三角碼頭盂蘭會及常豐里老福德宮。

為何會先有2008年「爭取中國盂蘭節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繼可成為「爭取原區保留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大行動」的宣傳和行動？原來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簡稱「教科文」）在2003年10月17日舉行第三十二屆大會時，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這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受注重之所緣起。翌年，國內相關部門也簽署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政府，亦於2006年4月確認《公約》有效適用於本港。因此，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遂積極地爭取盂蘭勝會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故卅間街坊盂蘭會和民建聯中西區支部也藉此機會而作出上文所述的爭取。

特區政府在2006年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文化博物館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組，2015年5月升格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專責處理相關的事務，並在三棟屋博物館設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透過專題展覽和工作坊等不同活動，推廣非遺的資訊和相關知識。

在國家文化部於2011年2月所公佈的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單時，當中即包括「中元節（潮人盂蘭勝會）」。這一訊息，對全港各區的盂蘭勝會都給與相當的鼓勵，由於當中強調了「潮人盂蘭勝會」，曾積極提出爭取的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印製了大批介紹冊子和摺扇，既作宣傳，也作紀念！卅間街坊盂蘭勝會也曾於醮場派發。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也舉辦盂蘭文化活動，於介紹和承傳都起了相當的作用。

另一方面，隨電腦打印媒介普及，卅間盂蘭會也與時並進，自2011年開始，也應用電腦打印製作大型橫額，既作介紹，實也具宣傳和裝飾作用，最初沒有固定的展示位置。2013年開始，就改置於會所匾額前，但只在醮會期間展示，平日則捲起置於會所前上方。

2020年間卅盂蘭會早於六月即發出通告，惜卻是一個遺憾的訊息，乃因應新冠狀肺炎疫症肆虐，宣佈該年的盂蘭勝會被迫停辦。及至2021年6月，又迫得發出如是的通告，無奈要多停辦一年！

何謂「非物質文化遺產」

盂蘭勝會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何謂「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各區盂蘭勝會又可有何影響？其於卅間盂蘭勝會則曾產生一些特殊作用！

「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顧名思義就是指無形的文化遺產，例如口述資料就是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是包括口頭的傳述和表現形式，其中涉及「自然界」，甚至「宇宙間」的知識和實踐，既是無形，自需透過語言、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及傳統手工藝等渠道作為「載體」，才得以具體化出來。值得留意的是，當談到表演，明明是一個可見、可觀賞的的過程，為何又說是「非物質」呢？原來表演過程只是一個載體，所謂非遺，就是指暫寄載體所表達的精神文化。

而載體也有兩個模式，其一，例如表演過程是有時而盡的，隨表演結束，過程中又只剩下一個也是無形的記憶或傳述！其二，在盂蘭勝會中常有很多紙紮品，例如大士王，乃是一個實體作品，假若不焚化，是可永久保存下來的，那為什麼又是非物質文化？關鍵所在，大士王的紮作是一種「傳統手工藝的技術」，實體作品實也是一個載體而已。

為了便於解說，這裡輔以設計工序為例。一個好的設計作品，首重的就是「意念」，但意念全只是設計師的一個構思，內容如何？只有設計師本人才能掌握，旁人是無法見到，更無從觸摸得到的。必需結合「圖像元素」，才能把無形的意念變成一個具體圖像，從而達到溝通、分享、觀賞、領會，甚至達到宣傳等目的的功能。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就猶如設計的「意念」，配合表現的「載體」，就有如設計應用相關圖像元素和意念才能製成「作品」。

其於盂蘭勝會，有如表演的各個科儀和儀式過程，以及高大威懾的紙紮大士王等，雖都是實在可見的過程或作品，但也全都是這些暫寄載體所表達的精神概念。

5. 從卅間歷屆盂蘭勝會見證該區的變遷

十多年來，卅間每年盂蘭勝會的每次朝旛都會繞區一週，除可見到卅間社區的多元化的文化和宗教等的情況外，並繼續見證卅間這個區域的範圍所在，亦可見證該區的環境和建設等方面的轉變，這既都是卅間社區歷史發展的一個部份，也與卅間街坊盂蘭勝會息息相關，特舉數個景點，以作介紹和見證：

必列啫士街街市發展為香港新聞博覽館

必列啫士街街市位於城皇街和必列啫士街交界，所在地原址為美國公理會福音堂。

因應卅間一帶當時人口增加的需求，當時的市政局倡議在必列啫士街興建街市，並以街名為名（該街現改稱必列者士街），於1953年4月30日啟用。1969年把一樓部分地方改建為有蓋遊樂場和廁所，並加建兩條橋連接永利街。毗鄰部份樓梯位置於1987年加建垃圾站。

在香港政府推行「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中，香港新聞教育基金根據中區是華人報業的發源地，遂於2013年以「新聞為主題的教育中心」申請第三期的活化計劃獲准。原「必列啫士街街市」因此而發展為現在的「香港新聞博覽館」。

相關工程於2016年展開，包括把街市建築物翻新、興建連接城皇街的升降機，配合無障礙通道外，又把垃圾收集站清拆，復原城皇街梯級，以還通往半山的景觀。工程於2018年完成並於12月6日向公眾開放。

岑維休故居

位於士丹頓街88至90號的一幢唐樓，四面都有窗，又有優雅的半圓形小陽台，外貌頗為特別。原來這是《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的物業，他與家人曾居住在這唐樓內。其後空置多年，市建局為了該區的發展計劃，把之收購，後來更被古諮會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由於與之毗鄰的必列啫士街街市，現已發展為香港新聞博覽館，存在足以發展為可互相輝映的潛質。

已婚警察宿舍變元創坊

位於荷李活道和鴨巴甸街交界的已婚警察宿舍，原是皇仁書院所在，皇仁書院前身是中央書院，乃香港首間官立中學，於一八六二年在歌賦街建校，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於一八八四年在此就讀。一八八九年遷入荷李活道和鴨巴甸街交界的新校舍，校名改稱「維多利亞書院」，再於一八九四年改名為「皇仁書院」。

開辦初期只招收華籍學生，後來也招收外籍學生，把英文列為必修科目。在一九一一年香港大學成立之前，是香港最高等的教育學府，故當時也有「大書院」之稱。一九四一年日軍襲港時毀於炮火，其後於一九五零年再遷至銅鑼灣高士威道後，此地就改建為警察家屬宿舍（於2010年11月10日被列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最後成為現在的元創坊，於2014年6月21日正式開幕。

據聞，日治時期曾是亂葬崗。在施工發展為元創坊期間，卅間盂蘭勝會的佈局也需配合而變更。及至元創坊開幕後，每逢醮會，卅間又需作出多個措施，減少對元創坊的影響。元創坊最具意義的活化，就是保留多個歷史遺跡，在中央廣場地下闢有展廊，保存並展示前中央書院兩段最長的花崗岩地基，以及原來鋪地的瓷磚和建築等構件。相信凡古蹟的活化，貴能保留其傳統文化，否則就會失去活化的意義。

永利街

永利街是卅間盂蘭勝會朝旛必經的一條街道，東西走向於樓梯與城皇街之間，在1950年代初建了九幢唐樓。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是小型印刷廠的集中地，面對變遷時期，還有兩間仍經營之中。

因該街曾被納入市區重建局重建計劃，進行重建和改善區內環境，最終只會保留其中三幢唐樓，唯坊間早有應予全街保留的理據，其後，在此取景拍攝的電影《歲月神偷》獲柏林影展最佳影片獎，壯大了爭取完整保留街道的理據，永利街終於被剔出重建計劃而改為「綜合發展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是卅間每年的盂蘭勝會朝旛時必經的其中一座建築物，雖沒有任何變動，但因其不同的宗教背景，卻也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也是卅間這社區的一個文化特色。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成立於一九零一年，是英國倫敦青年會的支部。這座會所於一九一八年建成，是香港首間室內設有運動場、泳池、大禮堂、健身室、餐廳及宿舍的會所。一九二七年，魯迅曾在此進行演講；一九三六年曾舉行全港首次集體結婚，當時共有十一對新人參加；一九三七年抗戰期間曾提供救援物資，其後又設立庇護工場。

見證孫中山先生事跡的中山史蹟徑

中西區是孫中山先生青年時期在香港活動的集中地，其中包括必列啫士街、士丹頓街、城隍街（現改稱城皇街）和歌賦街一帶等。而必列啫士街街市所在地，原是美國公理會福音堂，他於1883年就是在此接受洗禮；在1884至1885年期間，就讀於歌賦街的中央書院時期也曾居於該處。中西區區議會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把孫中山先生當年在此活動的十三個景點串連成「中山史蹟徑」，並設立指示牌，作為紀念和介紹他在香港的事蹟。

二零零一年增設百子里和香港大學般咸道出口的紀念牌，前者記載輔仁文社創會會長及香港興中會會長楊衢雲烈士的革命事蹟，後者記載孫中山先生一九二三年重返母校演講及與師生合照的史實。二零零六年，把「孫中山博物館」正名為「孫中山紀念館」，「中山史蹟徑」則正名為「孫中山史蹟徑」。多次修訂編印了中英對照的《孫中山史蹟徑》介紹冊子和單張。

到2007年景點已增加至十六個，包括卅間街坊盂蘭會會所前士丹頓街上「孫中山時期的香港」景點。

孫中山史蹟徑的介紹牌其後改以藝術品展示，並配合「賞藝術 · 遊古今」口號，由孫中山紀念館提供導賞活動。

6. 聯歡晚會

卅間盂蘭勝會每年都於功德圓滿後，以最接近的一個星期六晚舉行聯歡晚會，內容包括會務報告、宣佈該年醮會的財政報告、歌舞助興、頒贈紀念品、表揚長者、抽獎及敬酒等。早期警民關係主任和政務署官員都會應邀出席晚會，並客串歌唱與眾同樂，但其後因廉政條例，為了避嫌，自2010年開始，官員再沒有出席晚會。其中一席為千歲圍，對象是摺衣紙的長者義工，也是盂蘭勝會的一個敬老項目，每位長者都可得到禮品和利是，也是對長者義工的一種表揚心意。在其他多區的盂蘭勝會聯歡晚會都會有福品競投，卅間的聯歡晚會雖沒有這個項目，但不減熱鬧的氣氛。

在十多年的晚會記錄照片，既見證了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的發展歷程，也見證了人事的變遷，多位當年參與的小朋友，現也都已長大成人，且參與醮會和相協助。而出席千歲宴的長者也逐年減少。

第五章　結語

香港自2020年面對新冠狀肺炎，為防疫症蔓延，政府執行限聚令和自我隔離十四天等的措施，限制了疫症期間盂蘭勝會的進行。

首先是，佛社的經生和劇團的藝人，大部份都是從國內聘請到港的，亦都因需自我隔離十四天等問題，都無法保證能如期到港主持法事或演戲，致主辦單位也需作出調配。

由於有些組織和廟宇，其舉辦盂蘭勝會是在私人地方，無需經批核程序，仍可舉辦盂蘭勝會，但規模較為濃縮，或復以街衣模式舉行。卅間盂蘭勝會、梅窩桃源洞盂蘭勝會及文武廟中元吉祥思親法會的情況已分述於前，這裡另述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盂蘭勝會的應變概況：

南安坊因有山區的廟群，故改在該處延續盂蘭勝會的心意，把四天的醮會濃縮為二天。

但直至2021年夏天的來臨，疫情仍不見樂觀，再次面臨停辦，若一年如是，二年如是，三年如何雖未知，但正如曹劌論戰所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歇。」會否就是這個疫症而改變了盂蘭勝會的傳統？

參考書目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　古文出版書局　1974
《中國通史》　傅樂成編　大中國圖書公司
《史記》　漢·司馬遷撰　文化圖書公司
《佛說盂蘭盆經疏》　唐充國沙門宗密述，宋晉木沙門淨源錄疏注經
《佛說盂蘭盆經》（附上供儀式心經八大人覺經版本）　慧明精舍藏版
《佛祖釋迦牟尼》　長安　北方文藝出版社
《先天斛食濟煉幽科》　省善真堂版本
《關燈散花科》　粉嶺蓬瀛仙館珍藏版
《攝召真科》　粉嶺蓬瀛仙館珍藏版
《寺門八十慶一心》　香港荃灣東普陀講寺
《中國繪畫史》　俞劍華編　商務印書館
《幼學故事瓊林》　香港廣智書局
《三字經》　天龍出版社
《上水鄉六十年一屆太平清醮特刊》　謝德隆主編　上水鄉鄉公所
《酬恩建醮話錦田》　謝德隆 孟榮華合編　思可出版社
《上水鄉二零零六年太平清醮全醮籙》　謝德隆 孟榮雲合編　思可出版社
《粉嶺龍躍頭十年一屆太平清醮癸巳年醮會特刊》　謝德隆主編
《錦田鄉十年一屆酬恩建醮歲次乙未（2015年）第三十三屆特刊》　謝德隆主編
《錦田鄉水尾村天后古廟進火重光誌慶特刊》　謝德隆主編
《鄧氏祖妣宋皇趙姬墓重修紀念特刊》　謝德隆主編
《從盂蘭勝會初探錦田八鄉大江埔村》（待梓）　謝德隆主編
《第二十一屆塔門聯鄉太平清醮特刊》　第二十一屆塔門聯鄉太平清醮委員會
《潮州公和堂聯誼會紀念特刊》　胡長和　潮州公和堂聯誼會
《盂蘭文化節紀念特刊》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香港盂蘭文化與當代社會》　區志堅 黎漢傑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盂蘭的故事》　顧問：陳幼南、馬介璋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季刊第二十八期（總第四十二期）　2020年10月出版
《滄海桑田話荃灣》　許舒
《上倫下參悟公上人圓寂十週年紀念特刊》　荃灣觀音巖出版
《東林小志》　東林念佛堂董事會編　東林念佛堂出版
《太上金籙羅天大醮》　荃灣圓玄學院2017年羅天大醮資料
《世界佛教》第八期　世界佛教編輯部　2013年出版

參考資料

盂蘭文化節（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於維園展覽資料）

鳴謝

黃勤愛先生
劉榮耀先生
霍寶林先生
劉福光先生
黃輝民先生
杜光標先生
凌十姑先輩
余國強先生
梁定超先生
蘇金寶先生
胡炎松先生
何麗安先生
姚志明先生
歐錦橋先生
尹麗嫦道長（道號善頌）
陳　權先生
翁志明先生
王仁勇先生
劉李玩璋（四嫂）

玉梨春潮劇團
東昇粵劇團
香港新天藝潮劇團
新韓江潮劇團

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
正善精舍
魯班先師廟
佛教三角碼頭盂蘭會慈善有限公司
中西街摩囉上街荷李活道盂蘭會
筲箕灣南安坊坊眾會
潮州南安堂福利協進會
油麻地旺角四方街街坊盂蘭會
錦田八鄉大江埔潮僑盂蘭會
坪洲天后宮
深井潮僑街坊盂蘭勝會有限公司
青衣青桃樓互助委員會
秀茂坪海國天后聖母有限公司
慈心閣佛社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通善壇
高林道院
香港公和堂聯誼會
渣甸橋東邊街盂蘭會
香港海陸豐盂蘭會
筲箕灣公益堂
西灣河盂蘭會
海角天后聖母有限公司
德教保慶愛壇
坪洲悅龍聖苑
沙田潮僑街坊
彩雲邨星辰樓街坊盂蘭會
圓玄學院
長洲鄉事委員會
省善真堂
長洲郭耀記道院
荃灣潮僑街坊盂蘭會
灣仔街坊盂蘭會
小西灣居民協會
筲箕灣街坊匯億
長沙灣潮籍盂蘭會
觀塘大王爺古廟
梅窩桃源洞
荃灣觀音巖
沙田寶福山
西貢區盂蘭勝會
荃灣玉霞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以上資料有可能會隨日後的資料搜集和訪問的增加而增加

作者介紹

作者生長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那時社會普遍存在家境貧窮而兄弟姊妹眾多的情況，能完成小學教育的已很幸運，作者亦只接受了極短時間的中學教育。在1967年的春末即投身社會工作，任職花布設計和分色製版學徒，開始與印刷和設計結上緣份。在師承式的訓練中，雖深得師傅們的悉心傳藝，但限於他們的背景，有關理論的問題，都難以得悉，既深感此乃師承式傳授存在的限制，也深切體會到學習媒介的重要，但在自找參考資料時，又發現原來有關的中文文獻極之缺乏，遂萌生把工作中的實務技藝和知識編集成一本淺白而能旁通的書，但以當時只有小學畢業的程度，實只是紙上談兵！故在是年秋天即開始在官立初級夜中學進修，連續十六年時間，在日間工作，晚間進修的半工讀方式，先後完成中學、工專工程預科、文史學系及設計學系課程。在理工設計系畢業後的二年，再進入九龍灣印刷訓練中心，修習「印刷技術員課程」，對相關技術有了進一步的掌握，由於工作關係，早已體會到設計和印刷是相互關係的工作，雖有印刷前輩早已強調這一點，但當時設計和印刷業界普遍仍存在互不認同的關鍵問題，某程度也存在二業相輕情況，故把自己所認識的寫成文章，在相關雜誌發表，也把一些自行研發出來的製版技術公諸同業，提高設計意念實踐的可能，得到業界的歡迎。

在廿多年的製版、設計及印刷工作的實務經驗中，對瞭解相關媒介的觸覺漸高，加以深入坊間搜集有關的資料，也透過多方面的技術交流，因此而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為人所忽略的相關技術和先進的科技，為使能更有系統及更中肯地溝通設計和印刷的知識，遂決定獨力著作《設計與印刷的橋樑》一書。

終於在一年的時間內，日以繼夜地集編寫、繪製插圖、攝影、正稿製作及分色製版等工作於一身，內子是第一個讀者，目的就是以她外行人身份也能看得明為務。另一方面，在柯達公司、愛克發公司及伊斯艾曼公司提供器材和物料的情況下，在該三家公司的示範工場親自進行分色製版的工作，當中也有機會應用先進的器材，亦第一時間補充於著作內，當中的相關技術，亦都可說是作者現身說法的示範。終於在1993年出版了《設計與印刷的橋樑》，深得業界的認同，也被有關院校用作教材。隨也應北京邀請，為當時正編纂中《中國印刷通史》提供香港這部份的資料，該書於1995年11月出版。

由於仍有很多資料未加應用的，實也是值得出版成書，且可作為姊妹篇的《香港印刷史》，但作為獨立的香港印刷史出版，卻又嫌有所不足，故繼續深入進行資料搜集，雖受到所謂相關團體的封殺，卻有緣拜訪了數十位印刷老前輩，其間又發覺某些資料和線索根本無法在業界中找得，且覺得似是與民間習俗極有關係的，故在廿多年前又加強進行民間習俗研究，並實地考察，除找到若干線索和資料外，也發覺原來香港的民間習俗也是值得記載的，於是又進一步到新界、港九及離島等地進行田野考察，在有緣得到族人委託編製特刊和族譜時，也會無私地把部份搜集得相關的資料安排於有關的特刊之中，可以說，在某個程度上，作者是以著作的態度去編製特刊，期藉此作為作者另一個的著作出版模式。也在量力而為的情況下，自資出版了香港民間習俗系列之《上水鄉二零零六年太平清醮全醮籙》和《酬恩建醮話錦田》。

其間也加入導賞服務，為了加強對史學的認識，不斷與考察資料相互研究和引證的結果下，除提升了個人的史學知識外，找到的若干資料，也正好填補了印刷史的若干空白部份，在主要的相關印刷經費得到解決之後，進行了逾四十餘年的研究工作，終於也出版了《香港印刷史》！除得到業界肯定外，也為藝術和歷史相關機構提供了相當的資料！在多完成了一個自發性的歷史使命後，現又因時制宜兼而加緊民間習俗的研究！可以說，作者的出版意念，乃因應在學習過程之中，感覺在解決相關問題而獲得的知識是極之寶貴的，既欲與眾分享，也希望為文化和歷史寶庫多添一點的資料！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unding Scheme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